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二

封禪書第六

習學記言曰封禪最無據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禮其所尊也望秩于山川無不徧也至于西南北猶是禮也烏有所謂封禪者乎周成王蓋未有言封禪者遷殆誣之管子封禪篇游士所為謂其諫止齊桓固妄矣至秦始封禪而漢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說虛引黄帝而推于神仙變詐是以淫祀黷天也遷亦知其非不能論正反傳會之雖微見其意

而所狥已多矣安能救乎　黃氏日抄曰封禪之書起于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封禪書反覆譏悉皆以著求神仙之妄善矣而猶牽合郊祀巡狩古帝王行事之常以證封禪何耶

伊陟贊巫咸　巫咸之興自此始

辨惑曰按尚書咸乂四篇不見其文莫曉何義孔氏但以巫咸為臣姓名而遷遂以為巫覡據周公作君奭言巫咸又王家伊尹伊陟臣扈甘盤等同列蓋一代之勲賢而謂巫覡

之類可乎且其間又有曰巫賢者正史為巫
覡亦是其名為咸安得謂自此而具乎索隱
引楚辞為証彼楚辞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
巫字季咸自齊来能言人死生壽夭豈因而
亂乎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說苑云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太布雲雨焉能
大斂雲物焉施德傳大故視三公四瀆何以
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焉能出雲
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用三百牢於鄜畤索隱曰秦本紀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祠鄜畤今按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後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徐孚遠曰吳子徵會於諸侯曰百牢秦人僭後既用郊時未必臻特牲之禮百字不為誤也　陳子龍曰秦穆之饋晉侯亦用七牢矣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禮記疏曰白虎通曰三皇禪於繹繹之山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

梁書許懋傳曰七十二君民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黄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一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

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
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
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
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
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
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
以屈之也 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
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
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
二山入懐宴安不行五載一廵守之制出崇

泰後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
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
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
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
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
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
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
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禹封泰山禪會稽

徐孚遠曰以上帝王封泰山禪不過其域今

禹乃禪會稽其地遠不相應也蓋以禹朝會
諸侯於是山故假其說以實之

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
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禮記疏曰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
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
至鳳皇不臻麒麟逃遁未可以封

詩云紂在位

史詮曰詩當作書　金姓曰按詩云二字未
審所謂注家俱略

青白其前低者

史詮曰漢志青作精前作芒

其挈者類闕旗

史詮曰漢志無旗字挈作霓雲闕作關

合闕其直

史詮曰漢志合作占

四始者候之日

日知錄曰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泉出躍

楊慎曰泉出躍即月令水泉動

要決晷景歲星所在

愚按漢天文志要決晷景止正義連晷景解之非是

趙尹皐

困學紀聞曰後漢永建初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太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按尹史即皐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

成王之封禅則近之矣

徐孚遠曰成王封禅之事不見於經故為疑辭也

貍首者諸矦之不来者

凌稚隆曰按鄭玄云貍之言不来也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萇弘因諸侯不朝設射貍首而太史公釋其義曰諸侯之不来也

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

柯維騏曰按周紀赧王卒周民東亡秦取九

咼寶器始皇紀帝云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夫周滅在後社亡在先社亡而鼎没周滅而鼎遷其事相反封禪書并存其說蓋傳疑也

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徐孚遠曰於五行火生土秦當土德秦不序土漢當序之秦自言水漢自言火皆非也

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

楊慎曰南郊山下當作南郊下下師古云下下謂最下也

山皆在齊

史詮曰山指之罘之萊二山故云皆也今本上字屬上句誤矣

成山斗入海

日知録曰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矣

宋毋忌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

金甡曰按五千言中無此語將別有所謂道德經耶抑注家有此說耶

愚按荀子解蔽

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楊倞注曰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羨門子高（索隱曰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金牲曰始皇紀作羨門高誓韋昭以羨門為一人正義以高誓為一人按羨門屢見或只注仙人或依此文注曰名子高而高誓鮮特見者恐子高高誓只是一人耳

秋涸凍

史詮曰涸字古作洛洛澤冰也

於湖有周天子祠

陳子龍曰秦滅周而尚存其祠或祀周賢王也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

徐孚遠曰周時無左右將軍官秦始置漢至武帝時增置之此亦因秦之名也

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名案綰減綰減自殺

徐孚遠曰如漢書所言尊天子之義也不為奸利蓋有司以太后指坐之耳

見神於先後宛若

淩稚陰曰按漢書孟康注宛若下有字也二字

是時李少君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菑人好道入泰山採藥脩絶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上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身生朱陽之翼豔倫負光之異竦則淩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

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
光師安期投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
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

金甡白按始皇紀云過黃腄注云地理志東
萊有黃縣腄縣恐史寬舒是黃腄間人蓋亦
海上恠迂之士即後来議祀后土之祠官耳
鍾與腄字體小異或傳寫各別只是地名非
別有黃鍾其人也音義亦無確據　年表有
鍾侯索隱曰縣屬東萊字亦從金不從月也

用太牢七日

史詮曰牢下當有具字

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曰按食貨志以黃金一斤代之得

金甡曰按平準書云皮幣直四十萬則是時黃金一斤直四十萬錢耶平準書注瓚曰漢以一斤為一金索隱大顏云一金萬錢也此時黃金白金不知貴賤相去如何即以直萬錢者為白金一斤豈黃金一斤竟貴至數十倍耶況是時別有白金恐所謂金者皆係黃金如淳固有黃金一斤直萬錢之說也但僅

直萬錢必不准伐四十萬之幣矣

獲一角獸若麟然

蘓軾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　容齋續筆曰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

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
能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
采若人冠絻焉權大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
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
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
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
其夜若有光封欒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
焉河東迎鼎有黃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
云欲見天子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
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獲若石云

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
以為僊人也可為觀如緱城神人宜可致天
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

齊人少翁

徐孚遠曰少翁姓李史不著其姓

上有所幸王夫人

史詮曰漢書作李夫人誤也按李夫人卒時
少翁死已久矣

天子病鼎湖甚

日知錄曰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楊雄傳

南至宜春禺胡御宿昆吾是也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社縣東近下社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則禺胡當在其中間也故卒起幸甘泉而行石內史界索隱以為湖縣在今之閿鄉絕遠且無行宮

置酒壽宮神君

徐孚遠曰按置酒壽宮武帝紀無酒字為當

所以言行下

余有丁曰按武紀作所欲者言行下謂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

數蘇林曰得黃龍鳳皇諸瑞以名年

金甡曰按蘇說似昭宣時事

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效得一角獸曰狩云

金甡曰三元宜是元朔若元狩則已四元矣不知何以略去元朔

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

金甡曰按太史公之稱注雖各有異說然自序云談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則據其時以考其人此與議立太時壇者同屬遷

父無疑蓋凡禱祠大典談頗有黼黻之功而
封禪竟不得與故發憤而卒也

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

凌稚隆曰按漢書云天子東幸汾陰男子公
孫滂洏等見汾陰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
于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

文成食馬肝死耳

茅坤曰按洞冥記云郅支國貢馬肝石如馬
肝舂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帝坐
群臣於甘泉有白髮者賜拭皆黑齊人李少

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賜少翁少翁死即文成也今人見景帝有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之語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非也

人者求之

史詮曰洞本者作自

為民祠魏脽后土營㓐

凌稚隆曰按汾陰故魏地故曰魏脽

𪾋𥉌有黄雲蓋焉

凌稚隆曰按𪾋𥉌武紀作晏温楊慎云凡日

出太早則陰雨日出稍晏則晴霽故謂晴為
晏

有麃過

爾雅釋獸云麠大麃牛尾一角郭璞注云漢
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
也麃即麞

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服虔曰云若獸在車蓋也
金甡曰按弓矢云云則獸即上所射麃也服
說非是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

日知錄曰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為高祖非

上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形高故云上

徐孚遠曰上常稱也索隱此註未詳其事恐

屬穿鑿　金甡曰按曰上雍固應如索隱解

今有幸字則上字當指帝言正與上下文兩

上字一例

復朔旦冬至

凌稚隆曰按復武紀作得為當

黄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

余有丁曰神靈之封居七千謂封守之中神

靈當祭告者居七千也　徐孚遠曰註神靈之封者三家李說是也蓋卿因欒大封侯冀已得封之

日月北斗登龍

余有丁曰交龍為旂有一升一降今止畫升龍故曰登龍

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

史詮曰絕字屬下句讀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

兩漢刊誤補遺曰封者封土而為壇禪者除

地而為墠封禪即方岳明堂之異稱耳而方士之説乃謂封禪可以登仙而不死故世主樂聞其説而甘心於此是非方士之罪儒者不能正其名之過也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又可以是為不死之名邪

行禮祠八神文穎曰武帝登太山祭太一并登名山於大壇西南閒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

徐孚遠曰八神即始皇所祀文穎説非也索隱得之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日知録曰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
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乃作通天莖臺
淩稚隆曰張衡西京賦曰通天訬以竦峙徑
百常而莖擢即此通天莖臺也
濟南人公玉帶
愚按呂氏春秋齊湣王且有公王丹
其西則唐中
史詮曰漢志作商中

獨五月嘗駒

徐孚遠曰按獨五月嘗駒武帝紀作五帝用駒為當

至東太山太山卑小

凌稚隆曰按下句太山上宜有一東字

五寬舒之祠官 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

史詮曰索隱注誤漢志五下有牀字五牀神名下文凡六祠即指太乙三一寘羊馬行赤星五牀而言也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三

河渠書第七

習學記言曰河渠書稱禹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為河所從来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数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按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太陸又北播為

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無所謂厮二渠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者然則二渠之功非禹之所自以為績者他書不當特出而僅見也遷豈以是著後世有渠之始乎河者水之道也渠者水之利也治其道者禹之事也治其利者後世之事也後世雖百引渠終不足以救水敗遷以為塞瓠子道河北行二渠能復禹舊迹然而河復北決於館陶者蓋雖知引渠通溝以治水之利而未知去隄徹防以治水之道故也

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徐孚遠日蕪子瞻書傳云四載之觧雜出於尸子愼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或者以鯀治水九載禹加以四載故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蓋附會之語也

北載之高地

陳子龍曰載河高地使沿太行之麓以北此則量水平之法蓋其源高者其委不得遂畀雖升之高而不失就下之性也禹治水後七八百年而始決者得此道也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
徐孚遠曰蘇子瞻書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
于汴非隋煬始開此道也文頴註于滎陽下
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即今
官渡是也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皆記入
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必通汴宋都汴
故詳考之理實然耳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
李光縉曰攷溝洫志西門豹特引河水而溉
鄴耳引漳水者史起也起嘗謂魏襄王曰魏

氏之行西也以百畒鄴獨二百畒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

而漕水道九百餘里

史詮曰漢忠漕作渭

徑易漕

史詮曰顏注讀徑易句漕字屬下句讀

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

徐孚遠曰蘇子瞻書傳云沔在梁州山南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漢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者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邪之閒絕水百餘里故禹貢曰逾于沔也

山東從沔無限

凌稚隆曰按此限字正與上文砥柱之限限字同言無所阻隔也蓋雖砥材多敗亡者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日知錄曰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註謂山

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辯之

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数萬人塞瓠子決

金甡曰按汲仁黯弟也見黯傳郭昌雲中人嘗從衛青擊匈奴見衛霍傳後

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

金甡曰按封禪書注萬里沙在東萊時帝始從彼處還至河上則非華州可知豈萊字誤作華耶又恐未有萊州之稱也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北或者是乎駰按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

愚按水經注云馬頰水又南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

齧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

金甡曰按魏世家齧桑注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楚世家齧桑注正義亦同徐說晉世家齧桑注索隱曰衛地並不言一定處所在後代為某邑想只從此書梁楚之地摹擬言之

東海引鉅定

日知録曰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脩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平準書第八

習學記言曰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斂之

罪此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為安寧變故貨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想遷有無化居周識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軺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恐此

意遷亦未知也　黄氏日抄曰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為商賈買賣于京師之名也蓋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設謀馬邑挑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筭舟車而事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楊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宮室之脩于是日麗鬻

無為有進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　董始愈取而愈不足于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份曰平準書大抵先叙秦之餘弊漢興而民貧法度未備姦宄得施至高祖以後痛抑末

利高后雖少弛其禁而猶不得仕宦其抑之嚴如此中又序鑄錢所繇始而入粟拜爵自文景不免以寓其慨歎之微指然自今上即位而民富國裕先行義而重犯法則亦藉文景之餘業也及其後開四夷之隙廣渠漕之路傳興封禪巡游之費則國家用竭而海内蕭然比之初即位之時其虛實相去遠矣生事既多而国用復竭則興利之事必繁既斂事興利則吏道必不能擇而賈人進用矣欲興利而惡阻事則必煩刑以逞矣故備述鑄

金錢貿商告緡諸政見鑄錢之政雖前所有
而其弊特極于此又倫述輸粟入羊為郎諸
事見鬻爵唯前所有而其弊亦至此為盛又
又倫述法令嚴酷與前網疏者不同以深歎
武帝漢業之衰也此書雖上下雖千言博極
宏辨然其要領不過若此至其後又言益漕
餘穀太倉甘泉皆滿似若富饒然不過以嚴
刑巧法而籠利非富國之本故又結以烹弘
羊一言以深明興利之非也又曰此傳自物
盛而衰固其變也以後所言武帝之失者一

征伐一巡遊轉運一興利一鬻爵拜官而廢選一嚴刑酷誅大端不過五者然惟文字錯綜故若不易辨耳如招来東甌事两越廣巴蜀置滄海詐馬邑築朔方通西南夷大將軍再出擊胡驃騎亦再出受渾邪降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大出又擊南越西羌置初郡誅反者此皆征伐也如更錢造帛白鹿白金五銖鹽鐵諸所禁治算緡告緡水衡上林大農之所掌此皆興利也如見知窮治淮南諸王之坐死者坐盜鑄殺者不可勝計張湯等用事直

指始出顏異誅 興腹腓之法獄少反者此皆
嚴刑也如入物補官入羊為郎置武功爵吏道
多端官職耗廢用桑弘羊咸陽孔僅皆起自
賈人子卜式亦以入財用吏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郎選衰矣此皆鬻爵拜官也文皆參錯
不直就一事言者蓋漢武虛耗起于征伐四
夷闢地喜功而遊巡次之宮室又次之天下
日復多事則其勢不得不屢轉輸而多方以
通漕輸復不繼則興利不得不廣欲廣利則
不得不用任事之臣上興利而與下爭則民

必多犯而不得不嚴刑以制人之死命此皆
相因而有者也必參伍其文而後義始明顯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註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其義也
金甡曰按索隱駁如說而取瓚說尚未申說
明白蓋此言漢初二等之幣兩句不相貫串
一黃金一斤者謂更定一金之數以一斤為
準也如說牽連解之故失其義耳 方以智
通雅曰程大昌演繁露曰公孫閎使人操十

金卜于市注二十兩為一金此因秦鎰言也蜀文谷備忘小抄云四兩為一斤 又曰按黄金一斤四字上下文不甚洽疑有脫簡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其他又云馬至匹百金或功爵凡直三十餘萬金陸賈槖裝直千金賜斥上將軍四十金之類詎如今俗之以一金為一兩邪惠紀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注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晋灼曰斥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

言四十金寔金也下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
謂錢也貨食志黃金一斤值錢萬師古曰諸
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謂與萬錢
也公羊百金之魚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
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智考晉灼所引
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此乃王莽之法也
黃金何其賤歟下又云朱提銀重八兩為一
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
貨二品本八兩銀矣乃直千錢何其懸絕毋
乃為大錢乎莽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曰大錢五十言當五十小錢也小錢直一重一銖次曰公曰勿曰中曰壯則小錢正爲眼錢環之比矣大錢五十止可當鋄一分耳智固以奉之所謂黃金一斤朱提鋄一流者乃貨品而以金襟之猶武帝之白選曰白金也承上文錢貨六品而言下又云是爲錢貨二品其義明甚猶疑周之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曰一斤則一斤矣何爲重言方寸乎此承上文九府圜法而言爲九府之一幣必有制度所云方者或如漢白金之二品曰重差小方之乎

李奇曰圜一寸而重九兩未可厚非也可因而推知方寸一斤之說矣平準所云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者蓋謂一黃金鑄幣號曰一斤也貨食志又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然則周之方寸漢之白選䓁之銀貨應皆別有實法今不載其法耳古不許民散用銀必成幣而後令用之是秦之幣不及銀者固有以也銀即在金鎰中矣世代既殊稱謂移易遷周文字古簡自魏晉唐諸人即以臆揣作注臣瓚曰秦

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此說為近揣可旁考縣斷耳

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索隱曰按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踴貴而價起有如物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

金甡曰按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糶似宜屬下句

馬一匹則百金瓚曰漢以一斤為一金

金甡曰按金以斤計則是時馬貴至一千六百兩一匹無是理矣

故吳鄧氏錢布天下

西京雜記曰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彭之

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

徐孚遠曰朝鮮列傳不載彭吳賈姓名事亦絕無依據定訛脫也　金甡曰按彭吳畧無表見而朝鮮之役不舉楊僕荀彘而獨以吳主之與嚴助王恢諸人迥不相稱索隱亦不

知何攄

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

一本吏作更史詮日漢志更作吏

東至蒼海之郡

史詮日漢志至作置

然無益于俗稍騖於功利矣

徐孚遠日平津躬為節儉亦希旨以取富貴也故日稍騖于功利

河決觀

史詮日漢志觀作灌連下梁楚之地句讀

封君皆伭首仰給

凌稚隆曰按師古云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

列侯之屬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

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仰面取給于富商大

賈後方以邑入償之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

凌稚隆曰按鎔本作鋊音裕作鎔非

周郭其下

史詮曰漢志下作質

以屬大農佐賦

柯維騏曰按馬氏廷鸞云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入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説以蓋其私也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日知録曰無慮猶云無筭言多也

守相為吏者

史詮曰一本吏作利

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愚按功臣表垣侯蠱皐柔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國除

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
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
幡旄旍葆麾蓋照灼涯涘
諸官益新置多
史詮曰漢志新作雜
徙奴婢衆
史詮曰漢志徙作徒
欲留留處
史詮曰洞本作之處

縣治官儲

史詮曰漢志官作宮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

田之

金甡曰按此謂遣塞上云兵借戍田之役蓋以守邉卒為屯田卒也斥塞二字不斷如淳解是此固與貨殖傳塞之斥也不同

鐵

器苦惡賈貴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貴也

徐孚遠曰此註非也言官所作鹽鐵既苦惡而價又貴故下云強令民賣買也

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

容齋續筆曰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畧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為主船官太原有挏馬官主牧馬駀骼 家 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洭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朐忍魚復有橘

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斡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數

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馬廷鸞曰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二語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蓋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

太史公曰

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富彊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似無原由其贊不敘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志頗採此文條理甚明乃知俗本非太史公舊也所叙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於烹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為書末之贊不恤其文之無章也

金姓曰按此論殊有特識但遷死不得成書之說非也此書與封禪同作不了之局封禪虛拖後文此以實事截住筆法不同耳史公叙事自有止訖非以己身所及為斷也如封禪叙至天漢而此書止及元封則自元封以後史公所及見而可紀者固多獨何所顧忌而至死不卒業耶河渠宣房之塞亦歸結於元封於後事概從畧也

一國之獘為三等

徐孚遠曰名為三等而止叙其二不及巾幣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四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通曰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它稱名為世家　曰知録曰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

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

可用

困學紀聞曰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荊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史詮曰荊蠻當作南蠻吳地在揚州之南非屬荊州也吳亡屬越越亡屬楚楚亡屬秦秦諱楚曰荊故曰荊蠻漢人因而不改爾

楚共王伐吳至衡山集解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

史詮曰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

鳩茲即蕪湖衙山即漢丹陽縣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若如杜預說在烏程縣南則地道遠不相值矣橫山今名橫望山橫與衡同音

君子也

子曰能守節矣索隱曰君子者左邱明所為史評仲尼之詞指仲尼為君

金姓曰按季札聘魯孔子八歲讓國時孔子未生也其引子臧之事何遽得孔子論斷之語而稱之左氏於孔子論斷類皆明著其說其稱君子曰者或亦有推行孔子之意然無

採前人評論且自寓己意非專以仲尼為君子也

然勤而不怨

徐孚遠曰如殷其雷汝墳之篇是勤而不怨也

以德輔此則盟主也

徐孚遠曰魏與唐合俱為晉風猶邶鄘之于衛其言盟主指晉也

猶有先王之遺民杜預曰謂有殷王餘裕故未大

徐孚遠曰杜註非也蓋言文武之遺民周衰

尚在鎬京無緣有殷王餘裕

若有他樂吾不敢觀

董份曰不敢觀者非謂魯受四代也蓋觀止於韶無以復加也

將舍於宿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是已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為戚

董份曰按太史公雖欲成一家書必不改戚為宿此乃誤耳

政將在三家

徐孚遠曰時晋有六卿而言在三家則范中行知代之亡不言而見

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新序曰季子脫劍致之徐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孫不敢受劍于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墳墓

十七年王餘祭卒

愚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餘祭於四年為閽所殺此作十七年是與傳表違背然年表既言閽殺餘祭而仍書十七年又似餘祭死

于是年為真

弟餘眛立

春秋作夷末公羊作夷昧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

左傳疏曰世本云夷眛及僚夷眛生光服虔云夷眛生光而廢之僚者夷眛之庶兄夷眛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

錢塘郘廷連曰按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大怒發兵滅鍾離居巢則卑梁為吳邊邑鍾離為楚邊邑明矣此云楚邊邑卑梁氏云云似卑梁為楚之邊邑也誤當從楚世家

公子蓋餘燭庸索隱曰春秋作掩餘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

金甡曰按此說不經之甚不知隱宮宦籍閹

茂腐儒等字史公又何以都不避忌也

而內空無骨鯁之臣

徐孚遠曰無骨鯁之臣言季子已使上國無立異之人也

始子之言鄙未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敢伐楚可否也

金甡曰按果猶誠也竟也索隱非是

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習學記言曰左氏不載事之有無雖不足道而義理所關最大後世至有謂父不受誅子

復讐斬首鞭尸為得禮者子産奉觴韓厥献
飲於他國君如此舊君當如何
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
徐孚遠曰姑蘇臺吳都所在吳伐越越迎敗
之未宜直至吳都左傳是也
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以二女而邑之綸
金甡曰按左傳思是虞君名此直作思念
祀夏配天集解服虔曰以鯀配天
史詮曰以禹配天也服虔注繆
遂北伐齊敗齊師于艾陵

史詮曰左傳在十二年

十三年吳名魯衛之君會於槖皐

愚按左傳槖皐之會但有魯君年表並同秋
徵會于衛乃會于鄖耳此并兩事為一誤

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

陳子龍曰外傳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
與絕吳路當起數道之師不止五千人也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

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
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

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部
黍衢曰夫豈越德嚭而存之仍爵之太宰乎
豈嚭納賂之性不悛如是乎抑或名爵之相
同乎不然二十二年吳滅二十四年越有宰
嚭者何人也